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湖中的小木屋

□南京徐廷华

第一次看到湖中的小木屋,是去年深秋在公园散步。起先没注意,天天沿环湖路走一圈,湖畔的风景都深印在记忆中,那天却不经意发现了湖中的一座小木屋。小木屋不大,棕色,大略一个拉杆旅行箱大小。主人做得很精致,又生怕小木屋不经风吹日晒开裂,刷上了一层透明漆,阳光下有了亮色,就像过去的箍桶匠给做好的木盆上漆。小木屋的屋顶呈人字形,向阳的一面中间有一个敞开的小门。它被安放在离湖畔不远的一个长方形的木排上,木排上还铺了一层薄薄的木板,四周湖水荡漾,小木屋的倒影在水中摇摇晃晃。那份静谧、幽静、安详,总会让我想起读过的梭罗笔下的《瓦尔登湖》。

我不知道小木屋是谁做的,也不知道是何人将它安放在湖上,但我能猜到放木屋人的良苦用心,是想给鸟儿、水禽类动物一个过冬的暖房,有一个避风的港湾。若到了盛夏,也好当一处遮阳的凉棚,避暑的乐园。每次路过,我都要驻足静观一会儿,瞧瞧里面有什么动静。为了看得真切,后来我索性随身携带了家中的一只高倍望远镜。

呼呼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,气温骤降。那天有几只鸟儿在小木屋顶尖跳上蹦下,或在木屋小门前徘徊,抑或探着小脑袋往里面东瞧西望,就是不敢“越雷池一步”进到小门里去。

鸟儿是有记性的,有极高的警惕性,动作也敏捷。不像鱼类的记忆力只有几秒钟,时钟“滴答”过后的瞬间,前事又遗忘了,每每都是因为贪吃鱼饵,被鱼钩频频钓上来。鸟儿们就比较聪明,在它们的记忆深处,还牢记着同类在寒冷的冬天,为觅一点食物,被孩子们设计的圈套活活地罩在网中的情景。我从望

远镜镜片中盯着它们看了好几分钟,没一只鸟儿敢迈着四方步走进小门里。它们还需要观察、等待、了解。就像白居易说的“辨材须待七年期”。

不知什么时候,几只野鸭从残荷中中游出来,渐渐游到了一汪湖水的小木屋前,扑扇着翅膀爬上木排,抖一抖身上的湖水,“嘎嘎”地欢叫几声。它们可没像鸟儿那般胆小,傻傻地摇摆着身子闯进木屋的小门,以为里面有什么可口的美食,结果大失所望,里面什么也没有,一只只灰溜溜地走出来,“扑腾、扑腾”又游回到湖水中,搅起一阵水波,消失在残荷丛中。

几周以后,小木屋热闹起来了,鸟儿们开始对小木屋有了信任感,它们绕着四周飞飞停停,立在木片上,站在屋顶上,唧唧不已。仿佛一问一答,聊着聊着蹦跳到一起,互相用嘴整理对方的羽毛。它们好像喜欢上了这间小木屋,也好像是要在这里产卵孵雏,并不匆匆离开,大有在这里安家落户的意思,那情景吸引很多游客驻足拍照。

果然,有一天,一个尖尖的小脑袋从鸟妈妈的翅膀下钻了出来,观察着这个世界。人在看鸟,鸟也在看人。鸟妈妈似乎在告诉自己的孩子,这些人都是善意的,他们手中拿着数码相机,那些长枪短炮,我们见得多了,不要害怕,他们是要摄下我们的样子,展示我们生活的世界,然后到报纸上、电视上宣传我们。

小木屋里一天比一天欢腾,每天都有一群一群鸟儿来小木屋聚集。我听不懂鸟儿的语言,但能从它们婉转鸣叫的声音中感觉到,那一定是从心里发出的歌唱,抑或是在呼唤它的同伴。“好鸟枝头亦朋友”,有了信任,人鸟便会和谐共存。

地整好后,母亲去种子店精心挑选了白菜、辣椒、茄子等各种蔬菜种子。她用锄头在地里挖出一个个浅坑,把种子埋进去,再覆上一层薄土,浇上水。一段时日之后,这片荒芜了许久的菜地渐渐有了生机,嫩黄的芽尖顶开泥土冒了出来。每天清晨,母亲就把水壶灌满水,扛着小锄头去菜地,间苗、松土、淋水。她还特意从市场买来发酵好了的农家肥,小心翼翼地埋在菜苗根部。看着菜苗一天天长高,叶片从嫩黄变成深绿,母亲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,菜地里渐渐热闹起来。白菜裹成紧实的菜球,火红的辣椒挂满枝头,茄子也穿上了油亮的紫袍。母亲逢人就说:“我在乡下有块地呢,地里的菜长得可好了,周末去摘些回家尝尝!”

周末亲友们来菜地时,母亲总是笑得合不拢嘴。她带着大家在菜畦间穿梭,一边摘菜,一边分享她的种地经验。“红辣椒可辣了,炒腊肉最香!”“白菜多摘点,炖粉条特别好吃!”看着大家满载而归,母亲的脸上洋溢着自豪与满足。

在城里住久了,母亲渐渐融入了城市生活,但她最牵挂的还是城郊那块菜地。对母亲来说,那不仅是一块能种出蔬菜的土地,更是她延续乡村田园生活、寄托乡情的地方。

发现了新大陆,神秘兮兮的。那天姥姥把它们做成了食物,警告我们小孩谁也不能动,不让我们吃,她自己却盛了一小碗,躲在一旁,小心翼翼地吃了起来。记得当时我们几个小孩都不高兴,看着姥姥吃这些东西,肚子饿得“咕咕”叫,口水咽了又咽,埋怨姥姥贪吃,不顾我们小孩的死活。过了不久,姥姥缓慢放下手中的碗,脸色难看,脸开始发红肿胀,呼吸急促,吓得我们小孩不知所措,哇哇大哭。我们这才知道,姥姥先吃不知名的野菜,不让我们碰它们的原因了。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,姥姥后来抢救及时,好不容易脱离了危险。之后,姥姥开始教我们辨认一些有毒的野菜,一再叮嘱我们不要去碰它们,比如毛烂眼睛、断肠草之类。

那时候的我们,挖野菜是生活所迫,填饱肚子,解决温饱问题。现代人挖野菜是因为大鱼大肉果蔬吃多了,吃够了,完全为了改善生活,调理肠胃。小小野菜,有不一样的意义。

残书与光影

□盐城王迎春

20世纪70年代末,百废待兴,童年村庄上的一切总是稀缺的。在时光的幽径里,没有太多的内容,许多记忆如褪色老照片,在岁月风蚀下渐渐模糊。而那本半残的战争题材长篇小说《战火催春》,恰似一坛深埋地下的佳酿,随着时光流转,愈发散发着醉人芬芳,在我童年的梦境里摇曳生姿。它的名字中恰好有个“春”字,我名字里也有个“春”字,如此巧合,让我对其格外珍惜,视若珍宝。

我已记不清它是如何翩然而至,仿佛是命运在不经意间投下的一颗石子,在我心灵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。也许是学校那被岁月尘封的旧书架,在某个慵懒的午后,我偶然一探,与它邂逅;又或许是在小伙伴们在嬉戏玩耍间的一次不经意传递,让它落入我的掌心。它如一位神秘的访客,带着满身的故事,就这样悄然走进我的生活。

初见它时,它残缺的模样,宛如饱经沧桑的老者,历经岁月的磨难,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封面不翼而飞,恰似失去华丽外衣,露出质朴内在;前面几十页也不知所终,仿佛一段被岁月抹去的历史,留下了无尽的遐想空间。正是这份残缺,激发了我无尽的好奇心,如同探寻神秘的宝藏,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了它。

《战火催春》是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的小说,虽书有残缺,但我仍能从仅有的内容中拼凑出故事的大致轮廓。书中有一群年轻勇敢的战士,他们来自五湖四海,为了共同的目标会聚在一起。其中有坚毅果敢的连长,他指挥若定,带领战士们一次次突破敌人的防线;还有机灵聪慧的通讯员,在枪林弹雨中穿梭,传递重要的情报;更有憨厚朴实的炮手,用精准的炮火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。

书中那几张彩色插图,宛如夜空中闪烁的星辰,在我童年的幽暗里熠熠生辉。在那个被纯真和好奇填满的年代,书籍是我探寻未知世界的一叶扁舟。《战火催春》则是这叶扁舟上的指南针,引领我驶向文学的浩瀚海洋。

而当年在村庄上看过的电影,诸如《上甘岭》《红日》《南征北战》《渡江侦察记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,宛如一场盛大的视觉盛宴,为我的美学启蒙绘就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。乡下的夜幕低垂,似一块巨大的黑色幕布缓缓落下,村庄的空地便成了欢乐与期待的海洋。一块白色的幕布在微风中飘动,召唤着人们走进那个充满传奇与热血的世界。全村的男女老少,早早地搬来小板凳,围坐在幕布前,满心欢喜地等待着电影的开场。

电影里,激烈的战斗场景如汹涌的潮水股扑面而来,炮火的轰鸣似雷霆万钧,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;子弹的呼啸如鬼魅的嘶鸣,划破寂静的夜空;战士们冲锋陷阵如矫健的猎豹,勇往直前,势不可当。这些画面,如同一把把锋利的刻刀,在我的记忆深处刻下了印记。电影中的色彩运用,宛如大师手中的画笔,巧妙地勾勒出战争的悲壮与美丽。那硝烟弥漫的战场,似一幅灰暗的水墨画,透着无尽的凄凉与哀伤;夕阳下的旗帜,如一抹鲜艳的红霞,燃烧着希望与信念。

回首岁月长河,那段乡村童年的阅读和观影经历,依然如璀璨的星辰,照亮我前行的道路。每当我翻开某部文学作品,沉浸于电影的精彩画面中,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本残缺的《战火催春》和村庄上放映的电影。它们是我童年的珍贵宝藏,更是我心灵深处永远的温暖启航。

是一种美好的启蒙,也是一种残缺,如同那本见尾不见头的《战火催春》。

那日,我前往离家较远的菜场,刚踏入菜场外的小广场,便被一阵循环播放的声音吸引:“十元快剪,快剪十元!”循声望去,见广场边缘不知何时多了一间小巧雅致的小屋,一个小喇叭就挂在门外,不停吆喝着。

要知道,在这座繁华的大都市里,稍有规模的理发店,理发价格普遍是这里的好几倍。这家店为何如此“另类”?这看似低廉的价格,就像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诱饵,成功勾起了买菜的大爷大妈们的好奇心。不一会儿,不少人便纷纷走进店内,想要一探究竟、体验一番。

理发师是位年近四十的男人,手脚麻利,动作干脆。只剪不洗,若要洗发服务需另加五元。如此节省水电,又节约了时间。还有,但凡能用推子的地方,绝不精剪,这样又缩短了理发时长。时间就是金钱,原来,他便宜的秘诀就藏在这个“快”字里。节约的时间,可以多接生意。走薄利多销路线。

这家店因价格低廉吸引了特定的顾客群体。前来理发的大多是对发型不太讲究的老年人,或是十来岁的孩童,偶尔也有时尚女子来修剪发梢、打理刘海。都是简单操作,十来分钟就能搞定。店主也提供烫发、染发服务,价格同样亲民。

我也进店当了两回顾客,与他闲聊中得知,店面租金每月2500元,一人经营,有忙有闲,看样子生意还算不错。经营了大约一年后,理发店多了位女理发师,是女主人。

当众多理发店将目光聚焦在高收入人群,走高端服务路线,追求高额利润时,这家“十元快剪”却另辟蹊径。凭借着快捷的服务和亲民的价格,在竞争激烈的理发行业赛道中实现弯道超车,稳稳地在大都市扎下了根,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小生意大智慧。

□南京陈卫华

我在乡下有块地

□广东江门王同举

挖野菜

□安徽淮北陈冉

母亲从乡下搬到城里后,平日里除了买菜、带孙儿,就是找相熟的老乡唠嗑。周末空闲了,我常陪母亲四处走走。路过郊外菜地时,母亲总会停下来,俯身细看地里蔬菜的长势。她时常念叨,要是能有块地种种菜就好了。母亲在乡下忙活了大半辈子,突然间离开土地,心里不免有些空落落的。

一位朋友知道了母亲的心思,主动提出把自家闲置的一块地让给母亲。母亲得知消息后,兴奋得像个孩子,第二天一大早就催促我带她去看地。

那是位于城郊的一块坡地,面积不大。由于长期缺乏打理,地里杂草丛生,蒿草长得比人还高,碎石块和废弃的塑料袋随意堆在角落。母亲并没有气馁,她戴上宽檐草帽,挽起袖口,抡起锄头一锄一锄地将杂草连根刨去。遇到扎根较深的草根,她就蹲下用手拽。运土填坑时,装满泥土的手推车特别沉,母亲弓着背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挪,肩膀被车把子勒出了两道红印子。我心疼母亲,劝她别累着了。母亲说:“乡下人哪有那么娇贵,生来就是地里刨食的。”母亲停下来擦把汗,直起脖子灌了几口水,捶捶背又接着干。母亲在家和城郊之间来回往返,忙活了整整一周,原本杂乱的土地才变得平平整整。

春节过罢,天气开始回暖。小区楼下的草地上,有邻居三三两两在草丛中翻找什么,一打听才知道,原来他们是在挖野菜,准备包荠菜水饺吃。

记忆一下子把我从现实拉回到童年时期的姥姥家。在我刚有记忆的时候,姥姥便开始教我辨识各种各样的野菜,小牛头、土兰苗可以跟米糠麦麸做成饲料喂猪、喂鸡、喂鸭,麻麻菜、小蒜头、荠菜留给家里人吃。麻麻菜用草木灰搅拌均匀,小蒜头洗净用陶瓷坛加盐揉搓,腌制起来,密封好,几天就可以当小菜吃了。香喷喷的荠菜用来下面条面叶,更有奢侈的时候,洗净切碎用鸡蛋粉丝做成馅包饺子吃。

有一年干旱闹饥荒,野外能吃的野菜被村子里人都挖得差不多了。田野里也光秃秃的,很多人家吃了上顿接不上下顿。有一天大清早,姥姥从外面回来,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挖了一大竹篮叫不上名字的野菜。姥姥好像